

■新作聚焦

柳岸长篇小说《天下良田》:

端稳中国饭碗 书写天下良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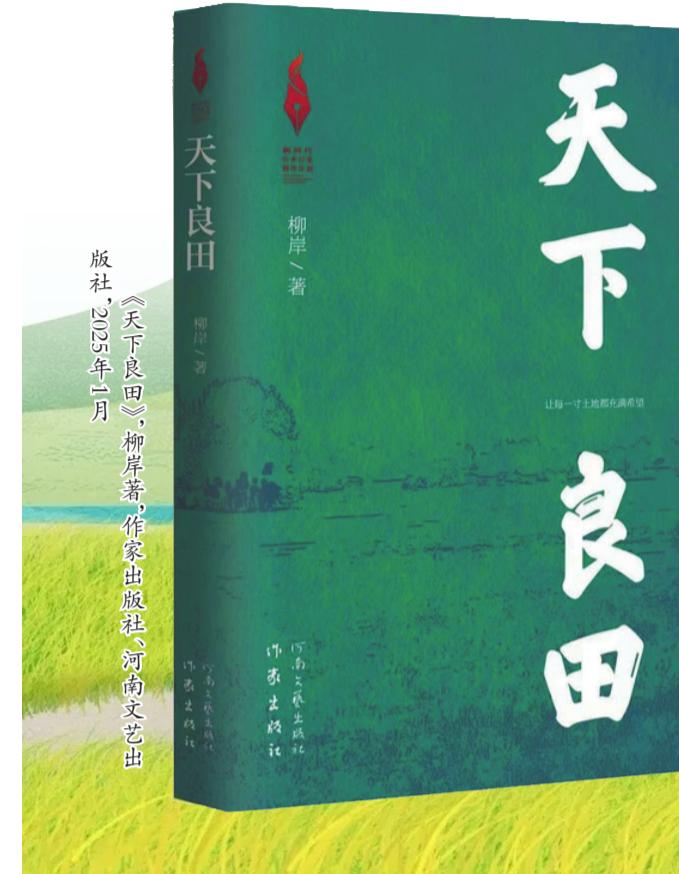
□赵立功

周口作家柳岸创作的长篇小说《天下良田》近日由作家出版社和河南文艺出版社联合出版。作为中国作协“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的重要成果,小说以强烈的当下性直面乡村振兴的复杂命题。小说把故事的发生地放在豫东平原上的豫东市陈胡县,以高标准农田建设为叙事驱动,容纳了新时代新农村建设和脱贫致富、乡村振兴等时代话题。作品以对新时代的基层事务的丰富书写,近乎全景式地展现了当下农业、农村、农民工作的面貌和成绩,也回应了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的时代关切。

河南作为当代中国的农业和产粮的核心省份,在实现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的国家战略中占据重要地位。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经历了青壮年农民进城务工、农村空心化、土地承包流转和城镇化浪潮的冲击,在这一系列的变化中,农业大省河南坚持发挥粮食生产优势,持续打造全国重要的粮食生产核心区,在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方面不断有新担当新作为。能取得这样的成就,河南农业和粮食生产背后有着怎样的政策支持和“三农”工作实践,河南农村的基层管理、乡村建设、农业生产、农民生活走过了一条怎样的路,经历了怎样的演进,都不是简单的新闻报道能表现和解答的。时代和社会需要也期待着能从文学作品的集中艺术表现中获得全景式书写,得到形象化诠释。《天下良田》的创作和出版,可谓正得其宜,小说以50多万字的篇幅,围绕豫东市陈胡县高标准农田建设主线,展开了一幅豫东南当代乡村振兴的建设画卷。不仅讲述了以县农开办主任陈姝为中心的一批省、市、县、乡、村各级领导干部和基层工作人员,为建设高标准农田而投入的努力和所做的工作,更表现了当代中国乡村的行政治理状态和社会状态。

通过作家搭建的这一文学桥梁,人们可以以此走进当代河南豫东乡村,了解中国农村的变化,领略新时代中国乡村振兴图景,感受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生机。特别是通过具有代表性的几户新农民的身份转变过程,如农民渴天缘打工返乡成为现代化种田大户、夏大雨放弃省城事业回乡担任村支书、褐晓光毕业回农村发展成为新一代农民等,读者可以看到党和政府的惠农政策是如何一步步落实到农业、农村和农民身上的,也看到新时代的农业农村工作是如何以建设高标准农田为抓手,以“原田—良田—田园”为跃进路径,向着智慧农业、网络农业、体验农业和观光农业等新的发展走向和经营模式进行探索的。

以上内容构成了《天下良田》这部作品的当下性,它们令人信服和鼓舞地再现并解释了今日中国农村的发展进步,也间接解答了粮食连年高产、端稳中国饭碗背后的政策逻辑和实践逻辑。书名使人看到内蕴其中的写作雄心和象征,“天下”二字表达了作品不局限于具体表现的豫东平原上的农村一域,而是以此为切片,以一种苍生情怀表达当代中国的农业发展、农村现状和农民生活;“良田”的语义,字面上可以理解为小说所表现的高标准农田的建设,更深的隐喻是治理有方的田地,包含了对当下我国农村工作的政策、方法和对无数农村基层工作者辛勤工作的肯定,是对善政、善治的肯定,是对新时代中国盛世的肯定和赞誉,也是对时代、国家的一种价值判断。



此外,小说在农业农村题材与乡村叙事的叠合上也值得审视。乡村叙事是现当代乡土小说的重要题材内容,新中国成立后,这种偏重个人视角的乡土写作更与政策和公共视角下的农业农村题材写作相叠合,成为当代长篇小说的大项,也是作为农业大省,拥有深厚农业经济基础的河南长篇小说的主项和长项。改革开放以来,当代河南农业农村题材创作所叠合的乡土小说的乡村叙事,为河南长篇小说贡献了丰富文本。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社会和文化转型期,河南众多作家作品对中原乡村社会文化和政治人格的切片式观察展现,写出了传统文化背景下特殊历史时段河南农业农村农民和乡土社会的历史与文化风情。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进入新世纪20年来,随着社会转型的完成,历史的回望和文化的梳理逐渐后移,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和新农村建设等新的时代主题走上前台,在书写新时代山乡巨变的文学语境和责任倡导下,河南作家也奉献出了许多新的长篇小说作品。《天下良田》在以政策和公共视角下表现当今河南农业农村建设的同时,结合个人心灵视角创作乡土小说,将政策书写与人文情怀深入互嵌。作者把高标准农田建设作为主体进行书写时,也以大量的生活情节、乡村风景描写和地域历史文化介绍,对故事发生在豫东平原的乡土风物和深厚人文积淀进行表达,小说中

不仅有一批散发着乡土气息的县、乡、村领导干部和基层工作人员形象,也有一些作为工作对象的真实可信的农民形象,特别也对一些相对落后的社会政治生态进行了表现。身为女性作家,作者在主人公陈姝的形象塑造上,赋予了女性视角和性别关怀。这位女性基层干部外形中性、心性率直、对工作投入,面对官位、名利不争不抢,使尽浑身解数、调动一切力量建设高标准农田。人物身上的两种精神向度,既体现了道家哲学中的“不争”思想,也体现了儒家哲学中以天下为事功的积极用世思想。

正如上世纪50年代周立波《山乡巨变》和柳青《创业史》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回应,《天下良田》是一部观照时代、解释时代的大书、厚书,作者长期扎根基层生活,以强烈的现实关怀为底色,为时代和社会奉献了一部展望当代农村发展前景的现实主义力作。

(作者系河南日报《河南新闻史料》执行主编)



新时代
山乡巨变
创作计划
GREAT CHANGES OF
MOUNTAIN AREAS LITERATURE
PLAN FOR A NEW ERA

■新作快评

张学东短篇小说《一幕光影》,《长城》2025年第1期

平凡人生的一幕光影

□饶 翔

作为一位传统意义上的现实主义作家,张学东的创作一直紧盯现实生活,以文学虚构的形式表达对当下社会种种问题的关切与思考;同时,带有自我生命经验的历史与记忆,亦是其丰厚的写作资源,在近年出版的长篇《西北往事三部曲》中,张学东以深邃的历史视角、生动的叙事笔触,展现了西北边地的风土人情、社会变迁与人情冷暖。近新发表的小说《一幕光影》亦是这一脉络上的写作,在这篇一万余字的短篇中,作者并没有苦心经营于谋篇布局,抑或叙事技法上的花样实验,而是将真诚情感灌入朴素文字,形成一篇清新隽永的时代短章,在寒冬未尽的新年伊始,这幕光影温暖人心。

《一幕光影》的故事发生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一个小镇上。同为70年代生人,我对作者在小说中所营造的时代氛围感到熟悉而亲切。这种时代氛围是由诸多细节来表现的,诸如“裤腿又长又宽,裤脚边像宽大的扫帚头”的喇叭裤和“颜色很深”“镜片子都有扑克牌大小”的蛤蟆镜,成为彼时年轻人的时尚穿搭;头发卷蓬蓬的年轻小伙子拎着的录音机里播放的流行音乐,从邓丽君的《甜蜜蜜》,突然换成了苍凉沙哑的男声《一无所有》……这是“我”随师傅到县城“跑片子”时所见,县城里的时髦令来自小镇上的“我”眼花缭乱,而崔健震撼了一代人的歌声,也令处于青春迷惘中的“我”震惊且共鸣。

所谓“跑片子”就是去取电影的胶片拷贝,在我成长、亦即小说中所写的那个年代,电影胶片拷贝数量是不够的,所以一部热门电影的拷贝往往需要在不同的影院之间流转。有的时候,过了时间电影还没开场,工作人员会出来解释说是因为拷贝还在过来的路上,我便想象

着,它是坐着火车还是小汽车?从哪个城市过来?观众等得心焦,工作人员有时会放一个加片,那就是等于看了两部片子了。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当时的人们对电影的热情,对好影片的渴望。这是一个物质并不富足,而精神文化生活却相当富足的时期,又或者说,在物质还没有那么丰富的时候,对物质的追求还没有全面压倒对精神享受的追求,而精神享受却比较容易满足,且同样带给人十足的幸福感。

这是在镇上,相对县城和城市边缘落后,然而,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了镇上,反映到影片上,“早些年大伙净看革命片了,搞得满脸都是苦大仇深的阶级斗争相,如今总算有了《咱们的牛百岁》这样的轻喜剧,跟群众生活贴得近,叫人开怀大笑”。在“后革命”年代,社会氛围和人们的精神状态松弛了不少。这样的情感文化需求旺盛的背景下,电影放映员这样平凡的岗位,却也显出了它的重要性,还是回到“跑片子”这个词,用师傅的话说,“就拿跑片子的活来说,不管放啥电影,都得咱们亲自去上面拿,来回县城跑几十里路,有时片子紧张得很,当天演完还得当天给人家还回去。谁叫咱们是小地方,得认这个命”。而一个“跑”字,跟当时的跑这个、跑那个一样,在计划经济时代的余绪下,有赖办事者和管事者之间的很有弹性空间的谈判与拉扯。

小说中就写到师傅带着“我”上县城一次跑片子的经历,师傅看中了一部优秀的外国影片《虎口脱险》,而管事的科长却说拷贝紧张,县城里的影院都轮不过来,更别说镇上了。可师傅就是认准了这部影片,各种软磨硬泡之下终于把拷贝拿到了手,并且立马就在镇上临时加映,让群众乐开了怀。

在这篇小说中,张学东塑造了师傅这样一个普通人形象,他从乡村流动的放映员到镇上小电影院的放映员,人生经历也映照了时代的发展,他的人生本本分分,看起来没有志存高远的目标,而是安于一个平凡的岗位,兢兢业业、钻研业务、为了令观众快乐而默默吃苦,用他对徒弟“我”说的话就是:“放电影这活啊,就是个熬时间的营生,说风光也风光,不管啥好片子,都熬着你自己看。过去,我们走村串乡,为给老乡送一部片子,可以说是风吹雨淋,冬天受冷夏天挨热,还有成群结队的蚊子,天黑了能活活吃了你,那罪可真是没少受啊!虽说如今有了新影院,可该吃的苦还得吃啊。”最终他也累倒在“跑片子”的路上。他的人生远非伟大,甚至有些潦倒,却也如他所从事了一生的职业那般,在世间留下了一幕光影,闪耀着朴素的人性之光。

他的这道光影也照拂了“我”。一次“我”偶然帮助师傅解救了一场因放映机着火而导致的火灾,两人因此萍水相逢;而后来师傅又偶然将我解救于街头混混的追赶斗殴,并且让“我”跟他学放电影,“他是觉得我这人比较机灵,本性也不算坏,当时社会上确实很乱,混混又多,他怕我跟着那些家伙学坏了”。就是这样的缘分让两人成为师徒关系,直至最后情同父子,其中也有着那个年代人与人之间朴素的真诚与信任。而正是由于师傅的相助,使游手好闲的“我”没有走上人生歧途,而是被稳固在社会这艘大船上,打下了一生的根基。而也正是师傅的言传身教、耳濡目染,使我找到了平凡岗位的价值,也清晰了人生的航向。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幕光影》也是一篇成长小说。

(作者系《光明日报》高级编辑)

■创作谈

世界赐予我的是生活。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农村是我梦开始的地方,是走向远方的起点,是我的根系所在。我是一名基层公务员,经历了乡镇几乎所有的岗位。后来到了县科技局,也是农口工作。最重要的是我有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那就是近6年的县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主任。这个单位正是《天下良田》中的农开办,主要任务是高标准农田项目的实施。当我看到开发区由原来荒凉、无序、杂乱的中低产农田,变成了路相通、沟相连、林成网、旱能浇、涝能排、科技新的高标准农田时,那种感觉就是两个字,“豪迈”。我当过镇长,那时候感觉工作就是想办法找钱,发教师、干部的工资。能够不找钱,只干事儿,就是我那时候的梦想。到了农开办,我觉得梦想实现了,党的惠民政策在我们手上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这岂止是豪迈。我见证了高标准农田项目给农村、农业、农民带来的巨大变化。这段生活对于我来说是一个丰饶的宝藏,也是我的创作土壤,之所以这么长时间都没写,是因为没有沉淀到位。《天下良田》不是命题作文,它就像一个拾子,点燃了原本的能量储存。

十年历史小说的创作经历,让我习惯了走访。虽然有了经历和生活,觉得还是需要进一步走访。第一站自然是省农开办,省农开办已经不复存在,机构改革合并到农业厅,但是老领导、老同事相聚,依然激情澎湃。从省里回来,我去了某地十万亩高标准农田项目区,再次体验了那种震撼和豪迈,之后又去了农业农村局、扶贫办等。

走访告一段落,我饱含深情、满怀虔诚地投入创作,曾经的一些人、一些故事,像电影一样,在我脑海里不停地翻滚。我写熟悉的人物和故事,但这不是照搬生活,也不是为身边的人物画像。因为题材的需要、书写的需要、文本的需要,我选择了写“实”。作为一名基层写作者、一名基层公务员,我有责任以文学的样式展示基层社会的“真实”,为时代留存记忆。正像书中虎兔所说“比我有能力的人很多,而我恰好在这个位置上”。所有的“恰巧”都是世界的恩赐。2023年的3月19日,我完成了一稿。

2023年9月25日、26日,作家出版社在北京召开《天下良田》改稿会,特邀四位专家对这部作品进行讨论。作家社事先对专家提出要求,发言必须充分,不但要说问题,还要给出修改建议。改稿会之后,我压力也特别大,但没有着急修改,而是消化吸收,继续补课。再次集中走访结束,我才开始改稿,交稿时已经是第8稿,终审时又提出了一些意见,再次修改。虽然《天下良田》是我6年的经历、9年的沉淀和半生的积累,是十易其稿的呕血之作。但我依然很焦虑,不知道读者是否能感知到我的表达。

关于《天下良田》书名,有人问我,为什么是良田不是粮田。虽然我写的是农业、农民、农村,写的是高标准农田建设,但也写了很多基层社会生态的东西,历史、文化、社会、政治等。“粮田”也许涵盖不了这部书的表达,“良田”更合适。良田包含着粮食田、责任田、良心田。我们所有的人,都需要粮食田的供养,都需要责任田、良心田的精耕细作。所以,我叫它《天下良田》。

■短评

回归小说创作的基本法

——诗人喻言的小说创作

□凸 四

喻言在写诗的同时,又写起小说来。看他由诗人变成小说家,我并不意外,他骨子里的幽默和天生的故事大王特质,让他拥有写好小说的实操能力。

喻言小说写的是“我”与主角的交集和“我”眼中的主角的人生命运,在主角人设的定位上,他选的不是大众化的标本,而是大众中一些有戏的独特另类。《天棒》中“我”对天棒的介绍为:“他根本就不会选择循规蹈矩、按部就班的生活,他属于那种生命力旺盛的野生物种,只有在极端的甚至残酷的环境中才会爆发全部潜力。”《黄雀在后》中作者借“大姐”之口介绍“于连”式人物“小杨”时说:“都说女人是征服男人再征服世界,你却是那种征服女人而征服世界的男人。”《小山东》中“我”介绍行走在黑白两道的“小山东”时说:“他身体里住着一条好汉,这条好汉是从他爷爷的爷爷那里一代代传承下来。”

读喻言小说,就其大要而言,我有两个感受:一是小说内容太真实,二是小说技法太古太老。这样言之,当然不是贬。言内容太真实,乃因我认识喻言,且皆为1960年代生人。就经历来说,也有一定程度上的相似度,小说中的“我”大致覆盖了他的人生经历。他太熟悉小说中的人物、情节和环境了——从底层人物到老板到官员,从美食美酒、首饰衣饰到建筑艺术到江湖语境。至于小说技法太古太老,是因为没有加上时髦的科幻、穿越、荒诞等手段,也没有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滥觞的后现代、实验性、先锋性技法,而是回到了小说创作的传统方式。

按常规说法,小说创作的三要素即人物、情节和环境。关于人物,喻言按照沈从文关于小说创作的经典法条“贴着人物写”,将心力用在一个人身上,既从言行的外显上塑造了鲜明的人物形象,又挖掘出人性的本来、纠



结、屈从与不甘。关于情节,也就是合成故事的零部件,喻言呈现的是丰饶生活中的一个或若干个原型人物人生经历的艺术化处理。关于环境,从大时代背景到小桥段场景,无论社会环境还是自然环境,喻言的交代和状写都是到位的。故事主角的第一桶金、原始资本,皆形成于各时代转型、探索、阵痛、野蛮生长和跌宕撞撞的发展阶段。此外,作家的语言铺排、叙述腔调、情感氛围、主旨深度都浑然一体,显示出圆熟的艺术处理能力。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写小说没有专业的语言,其他方面再好,也约等于零。稿子摆在面前,读几十字,最多二三百字,就知道是否还要读下去。文学专业的学术背景加上诗人的基本素养,浇灌了喻言语言的水准,这一点,在他修辞术里显现的强大的想象力尤为突出。或因长期浸淫西方文学,我从他的文字中读到了汉语与西语在美学层面的调和与铺排特色。小说的好看,除了鲜活的人物、精彩的故事,还与作者的叙事腔调有关。语言的优劣决定小说能否读得下去,而能否给读者提供“新鲜”的阅读体验,则影响着对小说的价值判断。喻言选择的人物、题材和环境大都是我们熟悉的,但写出了熟悉领域中那些陌生的信息,那些读者自以为熟悉实际上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细节。如此追求,其实质就是因真而新,因新而陌生。

我认为,一部小说最终呈现的,不是单一和分散,而是艺术的结构在基本技法上的圆润和结实。喻言既可编织纤小的诗行,也可建筑厚重的小说,其中不动声色、暗中涌动的价值流向与思想深度,以及对情感的生长、向善的力量和低入尘埃的悲悯这些永恒的文学母题的探索,都值得我们关注。

(作者系成都市作协副主席)